

讀通鑑論卷十八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撰

陳高祖

自曹魏以迄於宋皆名爲禪而篡者也蓋嘗論之本以征
誅取天下狃於習而假迹於篡者唐高祖也其名逆其情
未詐君子惡其名而已以雄桀之才起而圖功其圖功也
以觀得天下爲心功旣立而遂攘之曹魏劉宋也而劉宋
之功偉於曹魏矣受推誠託孤之命遂啟逆心非不立功
而功不在天下以威福動人而因竊者司馬氏也無固獲
之心天下亂而無紀一旦起而攘之者宋太祖也無功於

天下天下已亂見爲可奪而奪之者梁武帝也旣無功矣
蓄姦謀以從人於弑逆因而奪之者蕭齊也本賊也而名
爲禪者朱梁也若夫陳氏之篡梁功劣於曹劉而抑有功
焉天下之亂已極可攘而攘之亦無固獲之心如是則不
足以頡頏於劉宋而優於趙宋有討平侯景之義愈於曹
馬者無素蓄之姦賢於梁武者無犯順之兵也是故其爲
君也雖微而其罪亦輕矣卻淵明而復辟於敬帝非果念
武帝之子孫而固立之然當其時江左之不能自立甚矣
蕭簪稱藩於宇文以殺叔父而保一隅以號爲君淵明稱
藩於高氏以蔑君之遺孫而櫟虛號以爲君皆非君也宇

文高氏守藩之臣也使淵明得立則舉江東以屬服於高
洋尤慘也陳高非忠於蕭氏而保中國之遺民延數十年
以待隋之一統則功亦偉矣哉夫陳高始起嶺表之日逮
乎人討侯景之初固知其未有妄干天位之志也蕭氏子
孫自相戕賊天下莫適爲主而後思攘之其罪既輕雖無
赫赫之功而功亦不可泯視隋之居中狐媚以奪宇文氏
者遠矣若夫君子之有怨於隋者則以□□代□□得之
不以其道而終不可名爲篡也此陳隋之後天下所以定
也惜乎唐之不正名爲誅弑父虐民之獨夫而託之乎禪
以自居乎篡也

君子之善善也豪毛必取唯其豪毛之果善也若夫赫然
著一善之名而實無非惡役於其名而取之則受罔於非
其道爲愚而已矣陳氏篡梁王琳起兵至湓城以伐陳赫
然討賊之義舉也白君子論之于之篡燕齊宣王興師伐
之而孟子曰以燕伐燕若琳者豈但以陳伐陳哉琳起兵
以救元帝於江陵正也蕭詧導宇文氏以戕元帝而毀其
宗社詧者琳之仇讎也而詧不能獨成其惡元帝死於宇
文氏之刃則宇文氏尤琳之不共戴天者也侯平不受琳
之指麾琳遂奉表於高洋去□卽□惡已大矣猶曰高氏
非吾讎也以妻子陷入於關中復奉表稱臣而西嚮身爲

盟主二三其德在苒妻子之私愛北面稽顙於殺吾君亡
吾國之索虜鮮卑斯人也陳主所蠶蠶視之不以爲人類
者也而何能奉詞以討陳邪蕭詧琳之讎也敬帝非琳之
讎也元帝死亡敬帝以武帝之孫元帝之幼子立於建業
琳旣兩奉表於二虜復稱臣於敬帝以縻繫於梁梁徵之
爲司空而不至何爲者也使琳果有匡復之心則身旣爲
上流之盟主應司空之召入奉敬帝折陳氏之邪心夫豈
不能旣懷貳心親高齊而忘故國及陳之篡乃竊討賊之
名以與陳氏爭倚高氏之援求蕭莊以借爲主一人之身
倏彼倏此廉恥蕩然而尙可許爲討賊之師乎幸而陳氏

勝矣陳而敗也高洋乘亂而取江東琳不能禁固琳之所
不恤也假令蕭莊得入建業而君梁琳因起而奪之勢所
必然抑琳志之固然者也無恆之小人旦夕莫測而許之
以討賊之義乎卽後事而觀之陳遣謝哲往說而琳又還
湘州陳高祖殂復背約而奉蕭莊屯滬城以稱帝大敗於
侯瑱而奔齊之志決矣此琳始終變詐之情形也故曰非
但以陳伐陳也嗚呼人至於無恆而極矣無恆者於善無
恆也於惡亦無恆也於惡無恆而有時乎善其果善與猶
不可據也況乎其徒以名邪爲君也忠而死爲父也孝而
死非爲君父而忠孝也吾臣吾子不忍自廢者也豈忍以

忠臣孝子爲可獵取之浮名乎失身於異類則已無身矣
無身而君誰之君父誰之父遑及忠孝哉且若琳者則又
失身於□類而亦無據也倏而禽倏而人妖魅而已矣今
有妖魅於此衣冠粉澤而遂樂推之以爲人非至愚者不
然然則假琳以梁臣之名而嘉予其伐陳之義又何以異
於是人之別於禽獸恆而已矣君子之觀人絜其初終以
定其貞邪持論之恆也乍然見其襲義之虛聲而矜異之
待其惡已敗露而又貶之亦持論之無恆者也無恆則其
違琳也不遠矣善善而無一定之衡可不鑒與
被徵不屈名爲徵士名均也而實有辨守君臣之義遠篡

逆之黨非無當世之心而潔己以自靖者管甯陶潛是也
矯厲亢爽恥爲物下道非可隱而自旌其志嚴光周黨是
也閒適自安蕭淸自喜知不足以經世而怡然委順林逋
魏野之類是也處有餘之地可以優游全身保名而得其
所便則韋賢種放是也考其行論其世察其志辨其方則
其高下可得而觀矣賢者孝寬之兄放者世衡師道之族
也故二子者尤相肖其家赫然著顯名居厚實於天下而
己得以高臥邀人主之尊獎則亦何求於一命之榮哉二
子者尤相肖也此爲逍遙公豹林處士而已矣

文帝

文帝旣以從子繼高祖而立宇文氏遣高祖之子昌歸陳
文帝與侯安都斃之於江帝之貪位安忍其惡無所逃矣
所可重傷者昌之愚而爲狡夷投之死地以亂陳也昌在
關中高祖屢請之而宇文氏不遣持重質以脅陳高祖殂
乃亟遣之歸知其兄弟必爭則已乘之以收其利蕭紀爭
而得巴蜀蕭警爭而得江陵其術兩讎復以試之建業其
情曉然易見而何昌之不覺也侯安都之戕賊行而昌死
於道喪一亡公子耳宇文氏無一旅之援一使之逆於已
無損也昌不死而陳有奉之者則必求援於已捲土而奉
藩昌不能違不復有陳矣昌何利於此而徒爲宇文氏俛

乎昌不聽而終老於關中雖居異域自以梁亡被虜非投身幽谷如劉景蕭寶寅之迷也伸離斷髮文身以全孝友而太周祚則委贄於宇文氏其又何傷晉文公謝秦伯得國於斯之命豈忘君晉哉秦奉己以入而已制於秦惠公之所以見獲於韓原文公不屑爲也父死之謂何而忍利其國秦人之謀折矣故晉以甯而文公終以霸天命在己惡知其不爲晉文其不然也以亡公子優游於南山渭水之間可以全身而不貽禍於宗國又何怨乎或曰此仁者之事非昌之所及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仁則入乎不仁危其國亡其身不仁不可與言而爲人所顛倒一

閒而已身死則爲陳昌國危則爲蕭簪昌不仁而文帝安
都以不仁應之昌先之矣

國破君危志士奮興以圖匡復此決起一朝無暇豫計其
始終者也豫計則不果矣雖然亦有不容不豫計者亂一
起而不知所屆事會之變未可測矣所可豫計者已有其
初心道有其大常也或死乎或弗死乎死有所爲死生有
所爲生變雖生於始謀之外而心自依乎其初此之謂豫
計志不定義不明以義始以亂終利害亂其中從違失其
則則爲王琳而已矣孫瑒之始與琳俱起本以蕭簪引字
文攻元帝於江陵急於入援以拯元帝之危而存梁之宗

社不及而江陵陷元帝死事雖不克而爲吾大讎者宇文氏也陳氏攀敬帝以立而又篡之則其意計不及忽然之變也於是而琳志亂矣外旣偏而內復潰琳乃首施兩端徧奉表於二夷觀望以拒陳遂受高齊驃騎之命終爲□類矣而瑒異是宇文氏授瑒以刺史瑒誓死以拒守孤城而不降使城陷而死焉瑒得死所矣乃陳兵至周圍解兵力已疲民情已釋旁徨四顧故國已亡而無可託足乃集將佐而告之曰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亦至矣時事如此豈非天平乃舉州以降陳非降也不降而無所歸也救江陵拒宇文者瑒之初心也陳之篡梁之亡非瑒始計所及

也。瑒非敬帝之臣，陳高有篡弑之逆，而敵怨不在後嗣。文帝非躬纂之主，不辱其身於加刃。吾君之狡夷，瑒可以無死而又爲誰死邪？若此者，瑒不能豫計於先而抗宇文以全郢城，則其素所立之志終始無異。致瑒何病哉？無他，王琳雖名爲義而圖功微，幸之心勝則遇變而不知所擇。瑒義在心而不僅以名事，雖不濟而義終不墜也。決死一旦而挾功利以爲心，物必敗之亦惡。知變之所生而早計之哉。

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類之已敗，則雖非貪人相習於亂，大風之隧當其隧者無不靡也。貪人之所吹拂，成乎風。

而類無不敗且不自知其爲大惡捐名義以成乎亂賊而後人道絕矣華歆賈充劉穆之謝晦沈約褚淵崔季舒胥貪人也扶人爲亂賊居篡弑之功而身受佐命之賞弗足責也王晞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高演報其翼戴之功使爲侍郎苦辭不受知貪人之不保令終而靜退以全身非華歆輩之匹也乃首倡逆謀力爲贊畫夜入帷幕忘生蹈險以奪高殷而弑之晞不自爲榮膺也徒焦肺困心不恤族誅之禍唯恐演之不成乎篡何爲者邪功成而不受賞安下位以終身使移此心以盡誠於君父而獎掖人於忠孝之途則於諸葛公桑株八百薄田十頃之節

又奚讓焉然而晞瞻不異疚以爲亂賊之腹心者何也篡
奪之風已成乎隧當其隧者靡焉習以爲安而不知其動
搖之失據也民彝泯矣天理絕矣百年之內江東河北視
弑君父如獵麋鹿篡國如掇蜩蟬無有名此爲賊而驚心
動魄者晞固曰吾爲其所應爲而不受佐命之賞則道在
是矣悲哉華歆輩之敗人類而人類無能更存也士不引
千秋之公義以自擇所趨習染時風以爲固然從從而觀
之惡豈有瘳而一曲之操其能揜不赦之辜哉

以亂人爲可畏者懦夫也以亂人爲不可畏者妄人也莊
周氏自謂工於處亂人矣一以爲猛虎一以爲嬰兒一以

爲羿之彀中而不可避也一以爲大浸稽天而可不溺也
懦夫聞之益喪其守妄人聞之益懼於凶則唯失己而謂
輕重之在物也虞寄僑處閩海陳寶應連周迪雷異以作
亂寄著居士服屏居東山素菜茹屢屈寶應縱火焚寺以
脅之威亦熖矣而寄愈危責知人賊愈厲如寄者豈不戒
心於亂人之鋒刃而任氣以行邪終嶽立千仞而不以
寶應之凶悖爲疑非妄以輕生狎暴人而姑試也求諸已
者正而已矣浸令不然心非之抑詭隨之私議之而面諱
之亟於求去而多方以避之放言毀度佯狂罔默以順之
皆莊周所謂緣督之經也而早爲亂人之所心哉以自辱